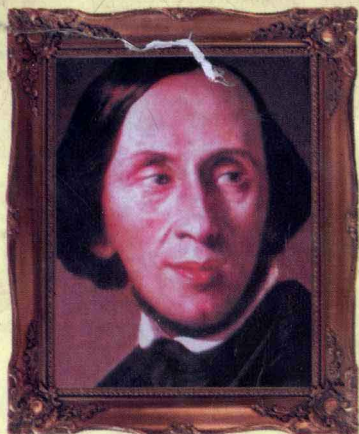


世界名著百部



安徒生童话

安徒生

A Collection of 100 World-famous Works

延边人民出版社

世界名著百部

第二十一卷

安徒生童话

(三)

〔丹麦〕安徒生 著

任 贤 译

延边人民出版社

依卜和小克丽斯玎

离古德诺河不远，在西尔克堡森林里面，有一个土丘从地面上凸出来，像一个球。人们把它叫“背脊”。在这高地下面向西一点有一间小小的农舍，它的周围全是贫瘠的土地；在那稀疏的燕麦和小麦之间，隐隐地现出了沙子。

许多年现在已经过去了。住在这儿的人耕种着自己的一点儿田地，还养了三头羊、一头猪和两头公牛。简而言之，只要他们满足于自己所有的东西，他们的食物可以说够吃了。是的，他们还可以节省点钱买两匹马；可是，像附近一带其它农人一样，他们说，“马儿把自己吃光了”——它们能生产多少，就能吃掉多少。

耶布·演斯在夏天耕他的那点地。他到冬天就成了一个能干的做木鞋的人。他还有一个助手——一个年轻人，这人因此知道怎样把木鞋做得结实、轻巧和漂亮。他们雕出木鞋和勺子，而这些东西都能赚钱。人们因此不能把耶布·演斯这一家人叫做穷人。

小小的依卜是一个七岁的男孩子，是这家的独生子。他经常坐在旁边，看别人削着木头，也削自己的木头。不过他有一天刻好了两块木头，刻得像一双小木鞋的样子。他说要把它们送给小克丽斯玎。她是一个船夫的小女儿，长得秀气

而娇嫩，像一位绅士的孩子。若她的衣服配得上她的样子，那么谁也不会认为她就是塞歇得荒地上一个茅屋里的孩子。她的父亲住在那儿。他的妻子已经死了。他生活的来源是靠用他的大船装运柴火，从森林里运到西尔克堡的鲮鱼堰，有时也由这儿运到比较远的兰得尔斯。没有什么人来照料比依卜小一岁的克利斯玎，因此这孩子就老是跟他一起在船里，在荒地上，或者在伏牛花灌木丛里玩耍。当他要到像兰得尔斯那样远的地方去的时候，小小的克利斯玎就要到耶布·演斯家里去。

依卜和克利斯玎在一起玩，一起吃饭，十分要好。他们一块掘土和挖土，他们爬着，走着。有一天他们竟然大胆地跑到“背脊”上，走进一个树林里去了。他们甚至还找到了几个沙锥鸟蛋——这确实是一桩了不起的事情。

依卜从没到塞歇得去过；他也从没乘过船在古德诺沿岸的小湖上航行。他现在要做这事情了：克利斯玎的父亲请他去，而且还要带他一起到家里去过夜。

第二天一大早，这两个孩子高高地坐在船上的一堆木柴上，吃着面包和山莓。船夫和他的助手撑着船。船顺着水在河上航行，穿过这些平常好像是被树木和芦苇封锁住了的湖泊，而且行走得很快。即使有许多老树在水面上垂得很低，他们依然可以找到空处滑过去。许多老栋树垂下光秃秃的枝丫，好像卷起了袖子，要将节节疤疤的光手臂露出来似的。许多老赤杨树被水流冲击着；树根紧紧抓住河底不放，看起来如同长满了树木的小岛。睡莲在河中摇着。这真是一趟迷人的旅行！最后他们来到了鲮角堰。水在这儿从水闸里冲出去。这才是真正值得依卜和克利斯玎看的东西哩！

在那时，这儿没有什么工厂，也没有什么城镇。这儿仅有一个老农庄，里面养的家畜也不多，水冲出闸口的声音和野鸭的叫声，是唯一有生物存在的标记。木柴卸下来之后，克丽斯珂的父亲买了满满一篮鲮鱼和一只杀好了的小猪。他把这些东西都装在一个篮子里，放到船尾上，然后就逆流而上，向回走，但是他们却遇到了顺风。当船帆一张起来的时候，这船就如同有两匹马在拉似的。

他们来到一个树林旁，离那个助手住的地方只有一小段路。助手领着克丽斯珂的父亲走到岸上去。并且叫孩子们不要闹，当心出乱子。不过这两个孩子听话并没多久。他们想看看篮子里装着的鲮鱼和小猪。他们把那只小猪拖出来，抱在怀里。当他们两个人抢着要抱它的时候，却失手掉入水里去了。因此这只小猪就顺流而下——多么可怕啊。

依卜跳到岸上去。在岸上跑了一段路；小克丽斯珂在后面跟着他跑。“带着我一起呀！”她喊着。不一会儿，他们便跑进一个树林里去了。他们再也看不见船，也看不见河。他们又向前跑了一段路。克丽斯珂跌到地上，开始哭起来。依卜把她扶起来。

“跟着我来吧！”他说。“屋子就在那里。”可是屋子并不在那儿。他们无目的地走着。在枯叶上走，在落下的干枯的枝子上走——这些枝子在他们的小脚下发出断裂的声音。这时他们听到了一个尖锐的叫声，他们站着倾听，马上就听到一只苍蝇的尖叫声。这是一种难听的声音，使他们十分害怕。不过在这浓密的树林中，他们看到面前长满了十分可爱的越橘，数量真是不少。这实在太引人了，他们不得不停下来，于是就停下来，吃了很多，把嘴唇和脸都染青了。这时他们又

听到一个尖叫声。

“那只猪弄丢了，我们会挨打的！”克利斯珂说。

“我们回到家里去吧！”依卜说。“家就在这树林里。”

他们于是向前走。他们来到了一条大路上，但是这条路并不通向家。夜幕也降下来了。他们害怕起来。有角的猫头鹰的怪叫声和其他鸟儿的叫声，把周围一片奇怪的静寂打破了。他们俩人最后在一个灌木林边停下来。克利斯珂哭起来，依卜也哭起来。他们哭了一阵以后，就在干叶子上倒下来，睡熟了。

当这两个小孩子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爬得很高了。他们觉得很冷。不过在旁边一个小山上的树林里，已经有太阳光照进来。他们可以到那儿去暖和一下。依卜还以为从那儿他们就可以看见他爸爸的屋子。然而事实上他们却是离得很远，相隔整个树林。

他们朝小山顶上爬去。他们站立在一个斜坡上，旁边有一个清亮的、透明的湖。鱼儿在成群地游，太阳光把它们照得发亮。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景象。在他们的近旁有一个大灌木林，上边结满了榛子，甚至还有七扎成串的榛子。他们把榛子摘下来敲碎，挖出里面细嫩的、刚刚长成形的核仁。可是另外还有一件惊人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从这丛林里面，走出了一个高大的老女人；她的脸是棕色的；头发乌黑，而且发着光；白眼珠闪亮着，像非洲摩尔人的白眼珠一样。她背着一捆东西，手里拿着一根有许多疙瘩的棍子。她是一个吉卜赛人。这两个孩子不能很快听懂她讲的话。从口袋里她取出三颗榛子，告诉他们，这些榛子里藏着最美丽又最可爱的东西，因为它们是希望之果。

依卜望着她。她非常和善。因此他就鼓起勇气，问她能不能把这些果子给他。老女人给了他，然后又从树上摘了一些，装了满满的一袋。

依卜和克利斯汀睁着大眼睛，看着这希望之果。

“这果子里有没有一辆马拉的车子？”依卜问。

“有，有一辆金马拉的金车子。”女人回答。

“那么请把这果子给我吧！”小克利斯汀说。

依卜把果子给她，女人就帮她把果子包在围巾里边。

“果子里面有没有一块像克利斯汀那样的美丽的小围巾吗？”依卜问。

“那里边有 10 块围巾，”女人回答。“还有美丽的衣服、袜子和帽子。”

“那么这只果子我也想要。”小克利斯汀说。

于是依卜把第二个果子也给了她。第三个果子是一个小小的黑东西。

“你把这个给自己留下吧！”克利斯汀说。“这个也是很可爱的。”

“这个里面有什么东西呢？”依卜问。

“有你所喜爱的最好的东西。”吉卜赛女人说。

依卜紧紧地握着这果子。女人答应把他们领到回家的正确的路上去。现在他们朝前走，可是恰巧走到和正路相反的方向去了。我们可不能说她想拐走这两个孩子啊。在这荒野的山路上，他们遇见了守山人克林。他认得依卜。靠了他的帮助，依卜和克利斯汀终于回到家里来了。家中的人正在为他们担忧。终于他们得到了宽恕，虽然他们应该结结实实地挨一顿打才对：因为第一，他们把那只小猪弄得掉到水里去

了；第二，他们溜走了。

克利斯珂回到荒地上的家里去；依卜仍旧住在树林边的那个农庄里。晚上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从口袋里取出那个果子——据说里面藏着“最好的东西”。他小心地把它放在门和门框中间，使劲地把门一关，果子便被轧碎了。但是里面一点核仁也没有。只有一堆好像鼻烟或者黑色的沃土似的東西——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虫蛀了的果仁。

“是的，这和我所想到的恰恰差不离，”依卜说。“这样一个小果子里怎么能装得下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呢？克利斯珂也不会在她的两个果子里找到美丽的衣服和金车子！”

冬天到了，新年也开始了。

好几年过去了。现在依卜要受坚信礼了，而他住的地方却离牧师很远。在这期间，有一天，那个船夫来看依卜的爸爸和妈妈，告诉他们说，克利斯珂马上就要去帮人做活了；还说她真是运气，在一个很好的主人家里找到了一份职业。请想想看吧！她将要到西部赫尔宁县去帮一个有钱的旅店老板。她先帮助女主人照料旅店。假如她做得好，能够做到受坚信礼的时候，主人就可把她留下来。

于是依卜和克利斯珂就互相道别了。大家把他们称做一对情人。在分手的时候，她拿给他看，她还保存着那两颗果子。这是在他们在树林里迷路的时候他送给她的。她还告诉他说，他在儿时亲手雕成、作为礼物送给她的那双木鞋，她依然保存在衣箱里，然后他们就分手了。

依卜受了坚信礼，可是他仍然住在母亲的屋子里，因为他已是一个能干的木鞋匠，在夏天他也可以照顾田里的工作。他的母亲找不到别人做这些事情，因为他的父亲已经去世了。

只有偶尔他从路过的送信人或捉鳝鱼人的口中听到一点关于克利斯珂的消息：她在那个富有的店老板家里过得很好。她受了坚信礼以后，曾经写过一封信给她的父亲，也问候了依卜及他的母亲，信中还提到她从她的男主人和女主人那里得到了六件衬衫和一件新衣。这真是一个好消息。

第二年春天一个暖和的日子里，依卜和老母亲听到一阵敲门声，这就是那个船夫和克利斯珂。她要来玩一整天。她是利用去德姆回来一次的机会来拜访的。她长得很漂亮，简直像一位小姐；她穿着美丽的衣服——做得很好，非常适合她的身材。她站在他面前，非常大方；而依卜却只穿着平时的工作服。一句话他也说不出来；当然啦，他握着她的手，握得很紧，并且衷心地感到快乐；不过他没有办法讲出话来。克利斯珂倒是一点也不觉得拘束。她说着话——她才会讲呢。她还直截了当地在依卜的嘴唇上亲吻了一下。

“你真的不认识我吗？”她问。不过当只有他们两人在屋子里的时候，他依然只是握着她的手站着。他只能讲出这几句话：

“你真像一位小姐！可我是这么粗笨。我多想念你啊，克利斯珂！多想念过去的日子啊！”

他们手挽着手走到那个山脊上，向古德诺河、塞歌得和那长满了石楠属植物的两岸眺望。可是依卜一句话也不说。当他们马上就要分手的时候，他十分清楚地觉得克利斯珂应该成为他的妻子。是的，他们在小时候就被人称为一对情人。他觉得仿佛他们真正订过婚似的，虽然他们谁也没有谈起过这事情。

现在他们只有几小时可以在一起了，因为克利斯珂要到

德姆去，以便第二天一早搭车子回到西部去。她的父亲和依卜一直把她送到德姆。那是一个晴朗的月夜。当他们到达终点的时候，依卜依然握着克利斯玳的手，简直松不开。他的眼睛闪着光，但是话语来到嘴唇边就缩回去了。当他终于说出来的时候，那完全是从他心灵深处说出来的话：

“克利斯玳，如果你没有变得那么阔气，”他说，“你如果可以住在我母亲家里，成为我的妻子，那么我们两人有一天就会结为夫妇了。不过我们还可以等一些时候！”

“是的，我们等些时候看吧，依卜！”她说。她于是就握了握他的手；她也吻了他的嘴唇。“我相信你，依卜，”克利斯玳说，“我想我也喜欢你——可是我得想一想！”

然后他们就分了手。依卜告诉船夫说，他和克利斯玳是那样要好，简直像是订过婚一样。于是船夫就说，他一直希望是这样的结果。他和依卜一起回到家来；这天晚上他与这个年轻人睡在一个床上，他们已不再讨论订婚问题了。

一年过去了。依卜和克利斯玳通过两封信。在他们签名的前面，总是写着这样几个字：“永远忠诚，到死为止！”

船夫有一天来看依卜，转达克利斯玳的问候。他接着要说的话，却颇有点吞吞吐吐的，它的内容不外是：克利斯玳一切都好，不仅仅好，而且还成了一个美丽的姑娘，有很多人追求她，有许多人爱她。主人的少爷曾经回家住了些时候。他在哥本哈根一个很大的机关里工作；他非常喜欢克利斯玳，并且她对他也发生了感情，他的父母也并没有表示不愿意；可是克利斯玳的心里觉得非常沉重，因为依卜曾那么爱她；所以她也想过，要放弃她的这种幸运——这是船夫说的话。

起初依卜一句话也不说，但是他的脸色却像白布一样惨

白。轻轻地他摇了摇头，然后缓慢地说：“克利斯玳不应该放弃她的幸运！”

“那么就请写几句话给她吧！”船夫说。

依卜于是就坐下来写，不过出乎他意料之外，他不可以把自己的话联成句子。他开始涂涂改改，后来把整张纸撕掉了。不过到第二天早晨，信终于写好了，准备送给克利斯玳。信是这样的：

你给你父亲的信我也读到了。我从信中知道你的一切都好，而且将会更好。克利斯玳，请你静下心来，仔细地想一想，如果你接受我做你的丈夫，你将会得到什么结果。我实在是太寒碜了。请你别为我和我的处境着想，而是为你自己的利益着想。你对我没有任何诺言的约束。如果你在心里曾经对我作过许诺，我愿意为你解除这个负担。祝愿世上所有的快乐都属于你，克利斯玳，上帝将会安慰我的心！

你永远的忠实的朋友 依卜

这封信送出去了，并且克利斯玳收到了。

在11月里，她的结婚预告在荒地上的那个教堂里，和在新郎住的哥本哈根同时公布出来了。于是她便和她的女主人一起旅行到哥本哈根去，因为新郎有许多事情要办，不能回到遥远的尤兰来。在途中克利斯玳要经过一个小镇芬德尔，她在那儿会见了她的父亲。这是离他最近的一个地点。他们在这里相互告别。

曾经有人提起过这件事情；但是依卜不感什么兴趣。他

的老母亲说他这些时好像很有心事的样子。他的确很有心事，他心里想起了他小时候从一个吉卜赛女人那儿得到的三颗榛子——其中两颗他已给了克利斯玆。这是希望之果。在她的那两颗果子里，有一颗藏着金车子和马，另一颗藏着最漂亮的衣服。现在成为事实了！在京城哥本哈根，她现在拥有一切华贵的东西。关于她的那一份预言现在已实现了！

依卜的那颗果子里只有一撮黑土。那个吉卜赛女人曾说过，这是他得到的“最好的东西”。是的，这现在也成了事实了！黑土是他所能得到的最好的东西。现在他懂得了那个女人的意思：他的最好的东西是在黑土中，在坟墓的深处。

很多年过去了——年数虽然不太多，但依卜却感觉很长。那对年老的旅店主人，先后都去世了。他们所有的财产——几千块钱——都归他们的儿子所有了。是的，现在克利斯玆可以有金车子与许多漂亮的衣服。

在以后的两年内，克利斯玆没有写信回去。最后当她父亲接到她的一封信的时候，那不是兴盛与快乐中写的。可怜的克利斯玆！她和她的丈夫都不知道怎样节约使用这笔财富。它来得容易，去得也容易。它没带来幸福，因为他们自己没希望有幸福。

石楠花开了，又谢了。雪花在塞歇得荒地上，在山脊上，飘过了好几次。在山脊下，依卜住在一块风吹不着的地方。春天的太阳照得很明朗；有一天当依卜正在犁地的时候，犁忽然在一块类似燧石的东西上面犁过去了。此时有一堆像刨花的黑东西从土里冒出来。当依卜把它拿起来的时候，发现这个原来是一块金属品。那块被犁头划开的地方，现在闪出耀眼的光来。原来这是异教徒时代留下的一个大臂刨。他翻动

了一座古墓；现在它里面的财宝让他发现了。依卜把他所发现的东西拿给牧师看。牧师把它的价值解释给他听，他然后就到当地的法官那里去。法官把这发现报告给哥本哈根的当局，同时劝他亲自送来。

“你在土中找到了最好的东西！”法官说。

“最好的东西！”依卜想。“我所能得到的顶好的东西，并且是在土里找到的！如果说这是最好的东西，那么那个吉卜赛女人对我所作的预言是兑现了！”

于是依卜从奥湖斯乘船到皇家的哥本哈根去。从前他只渡过古德诺河，所以这次旅行，对于他来说，等于横渡一次大洋。

他去了哥本哈根。

他所发现的金子的价钱，当局都给他付清了。这是一笔相当大的数目——600块钱。从塞歌得荒地上树林中来的依卜，目前可以在这热闹的大首都散步了。

有一天，在他要和船长回到奥湖斯去之前，他在街上迷了路；他所走的路，跟他所应该走的方向完全相反。他走过克尼伯尔桥，跑到克利斯仙哈文的郊区来，却没有向西门的城垣走去。他的确是在往西走，但是却没有走到他应去的地方。这里一个人也看不见。最后有一个很小的女孩子从一间破烂的屋子里走出来了。依卜向这孩子问他所要寻找的那条街。她愣了一下，朝他看了一眼，接着放声大哭。他问她为什么难过，但是他听不懂她答的话。他们来到一个路灯下，灯光正照在她的脸上。他感到非常奇怪，因为这简直是活生生的克利斯珂在他眼前出现，跟他所能记起的她儿时的那副样子简直一样。

他随着小姑娘走进那个破烂的屋子里去，爬上一段狭窄破烂的楼梯——它通到顶楼上的一个小房间。这儿的空气是浑浊闷人的，灯光也没有；从一个小墙角里，飘来一阵哀叹声与急促的呼吸声。依卜划了一根火柴。这孩子的妈妈躺在一张破床上。

“有什么事要我帮忙吗？”依卜问。“小姑娘把我带到这儿来，不过我在这个城里是一个生人。你有什么邻居或朋友要我去替你找来吗？”

然后他就把这生病的女人的头扶起来。

原来这就是在塞歌得荒地上长大的克利斯珂！

在尤兰家，许多年来没有人提起过她的名字，为的是怕搅乱了依卜的平静的心情。关于她的一些传说的确也是不太好。事实的真相是：自从她的丈夫继承了他父母的那笔财产之后，变得自高自大，胡作非为。他放弃了可靠的工作，跑到外国去旅行了半年；回来的时候，已负了一身债，而他仍过着奢侈的生活。正如古话所说的，车子一步一步倾斜，最后完全翻掉了。他的许多逢场作戏的酒肉朋友都说他活该如此，因为他生活得完全像一个疯子。有一天早上，人们在皇家花园的河中找到了他的尸体。

死神的手已搁在克利斯珂的头上了。她在幸福中盼望的、但在愁苦中出生的最小的孩子，生下来没有几星期就进入了坟墓。现在临到克利斯珂本人了。她病得要死，没有人照料；她躺在一个破烂的房间里，这种贫困，她小时候住在塞歌得荒地上，可能忍受得下来，但现在却使她感到痛苦，因为她已习惯于富裕的生活了。跟她现在一块儿挨饿受穷的，是她的最大的孩子——也是一个小小的克利斯珂。是她领依卜进

来的。

“我恐怕快死了，留下这个孤单的孩子！”她叹了一口气。“她将怎么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下去呢？”别的话她一句也讲不出来。

依卜又划着了一根火柴，找到了一根蜡烛头。他把它点着，照亮这个破烂的屋子。

依卜看了看这个小女孩，于是他便想起了克利斯玎年轻时的那副样儿。他觉得，为了克利斯玎的缘故，他应该爱这个孩子，虽然他并不认识她。那个垂死的女人在凝望他：她的眼睛越睁越大——难道她认识他吗？他不晓得，他也没听见她说一句什么话。

这是在古德诺河旁的树林中，离塞歇得荒地不远。空气很阴沉，石楠花已经谢了。狂暴的西风把树林里的黄叶吹到河里，吹到荒地上。在这个荒地上的茅屋中，此时住着陌生的人。但是在那个山脊下，在许多大树下边的一个避风的处所，有一个小小的农庄。它粉刷与油漆一新。屋子里，泥炭在炉子中烧着。屋子里现在有了太阳光——从小孩子的一双眼睛里发出的太阳光。笑语声，如同春天云雀的调子，从这孩子鲜红的嘴唇上流露出来。她坐在依卜的膝上；他是她的父亲，也是她的母亲，由于她的父母，像孩子与成年人的梦一样，也都消逝了。依卜坐在干净漂亮的房子里，现在是一个幸福的人；但这个小女孩的母亲却躺在京城哥本哈根的穷人公墓里。

人们说，依卜的箱子底藏有钱——从黑土里得到的金子。他还获得了一个小小的克利斯玎。

(1855 年)

梦 神

世上没有谁能像奥列·路却埃那样，会讲那么多的故事！

天黑了之后，当孩子们还乖乖地坐在桌子旁边或坐在凳子上的时候，奥列·路却埃就来了。穿着袜子他悄悄地走上楼梯，他不声不响地把门推开，于是“嘘！”他在孩子的眼里喷了一点甜蜜的奶——只是一点儿，一丁点儿，但已足够让他们睁不开眼睛。这样他们就看不见他了。他们在他们背后偷偷地走着，轻柔地吹着他们的脖子，于是他们的脑袋就感到昏沉。啊，是的！但这并不会伤害他们，因为奥列·路却埃是很疼爱小孩子的。他只是要求他们放安静些，而这只有等他们被送上床之后才能做到：他必须等他们安静下来以后才能对他们讲故事。

当孩子们睡着了之后，奥列·路却埃就在床边坐上来。他穿的衣服是很美丽的：他的上衣是绸子做的，但什么颜色却很难讲，因为它一会儿发红，一会儿发绿，一会儿发蓝——完全看他怎么转动而定。他的每条胳膊下面夹着一把伞。一把伞上绘着图画；他就把这把伞在好孩子上面撑开，使他们一整夜都能梦到美丽的故事。可是另外一把伞上面什么也没画：他在那些顽皮的孩子上面张开伞，于是这些孩子就睡得非常糊涂，当他们在早晨醒来的时候，觉得什么梦也没做过。

现在让我们来听听，在整个星期中每天晚上奥列·路却埃怎么来看一个名叫哈尔马的孩子，对他讲了一些什么样的故事。那一共有七个故事，因为每个星期有七天。

星 期 一

奥列·路却埃在晚上把哈尔马送上床之后说：“听着，现在我要装饰一番。”于是花盆里的花儿都变成了大树，长树枝在屋子的天花板下顺着墙伸展开来，使得整个屋子看起来像一个漂亮的花亭。这些树枝上都开满了花，每朵花比玫瑰还要美，而且发出那么甜的香气，让人简直想尝尝它。——它比果子酱还要甜。水果射出金子般的光；甜面包张开了嘴，露出里面的葡萄干。这一切是美得出地美。不过与此同时，在哈尔马放课本的桌子抽屉内，有一阵可怕的哭声发出来。

“这是什么？”奥列·路却埃说。他走到桌子那儿，把抽屉拉开。原来是写字的石板在痛苦地抽筋，因为一个错误的数字跑进总和里去，差得把它打散了。写石板用的那支粉笔在系住它的那根线上蹦蹦跳跳，如同一只小狗。它很想帮助总和，但是没有办法下手——接着哈尔马的练习簿里面又发出一阵哀叫声——这听起来真让人难过。每一页上的大楷字母一个挨着一个地排成直行，每个字旁有一个小楷字，也成为整齐的直行。这就是练字的范本。在这些字母旁边还有一些字母。它们认为它们跟前面的字母一样漂亮。这就是哈尔马所练的字，不过它们东倒西歪，超出了它们应该看齐的线